



黑女监折磨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宛芳、齐红玉、张淑琴，大约在二零二一年初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分别在五组、六组、七组，遭受码坐（逼坐小塑料凳）折磨。至今她们三人已经被强制坐了四个多月了。

监狱以“码坐”此种邪恶手段强迫新入监的法轮功学员转化；时间是从早上四点或五点坐到晚上九、十点钟，除了吃饭去厕所外，不允许站起身来休息。

伊春法轮功学员张淑琴因给别人两个馒头，就遭受包夹犯人（被狱警委派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的犯人）的打骂；宛芳被码坐时告知不许与室内的任何人说话，去厕所时不许抬头看别人；齐红玉被包夹犯人多次推搡、谩骂，她要求见警察时被大声的咒骂，道长（代替警察管理各监室事物的犯人）韩丽君闻声赶过来时听说是见警察，对齐红玉高声斥责，污言秽语相加：你是谁呀？你想见谁就能见谁呀？齐红玉问她：我要求见警察有事情要反应，你是谁呀？韩丽君气呼呼地说：我是炼死人的。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入监集训监区，是该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监区。该监区共有十八个组，

其中最邪恶的监组是一组，也叫所谓的“攻坚组”。监区的副监区长、大队长是陶淑萍。她常年怂恿、豢养牢头狱霸迫害法轮功学员，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她们放弃信仰，为她往上爬捞取政绩。五月初，据统计，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大约有六十七人。

法轮功学员宛芳，曾为哈尔滨市香坊区税务局的优秀干部。二零

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宛芳被哈尔滨铁路公安警察入室绑架并抢劫了大量个人物品；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至十四日，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对宛芳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视频庭审。九月十七日，宛芳被枉判四年。关于宛芳遭受的迫害，请见明慧网文章《哈尔滨优秀工作者宛芳被诬判四年 老母离世不得见》。

齐红玉，双鸭山市集贤县法轮功学员，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在街上向人讲真相时遭绑架，当天下午警察强行打开齐红玉家门非法抄家。在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集贤县人民法院对齐红玉非法开庭并诬判四年。关于齐红玉遭受的迫害，请见明慧网文章《黑龙江集贤县王侠、齐红玉被非法判刑四年》。

张淑琴，伊春市法轮功学员，为人善良，二零二零年三月五日被绑架、构陷，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被伊美区法院非法庭审，九月二十八日被伊美区法院非法宣判刑期三年四个月。关于张淑琴遭受的迫害，请见明慧网文章《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琴被非法判刑》。◇

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已被构陷到法院

原伊春法轮功学员王淑波现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在2021年6月24日，律师到佳木斯市看守所会见了王淑波，随后又去佳木斯市向阳区检察院，与张宏伟交涉，得知王淑波女士已被构陷到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

律师接着就去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准备阅卷，被告知案卷刚到，尚未指定主审法官，还没有分卷，不能阅卷。在此之前，王淑波的女儿赵楠竹三次请到的维权律师，到佳木斯市看守所会见王淑波女士。

事件背景：

2021年2月20日晚，原伊春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在佳木斯市被向阳公安分局松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佳木斯市桦南县拘留，3月18日，王淑波被非法转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2021年5月30日，律师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看守所接见了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得知王淑波女士已于上月被非法批捕，不法警察构陷王淑波女士，案子已到佳木斯市向阳区检察院。

王淑波女士是伊春市嘉荫县的法轮功学员，因躲避迫害而流离失所来到佳木斯。◇

伊春市法轮功学员郭庆文遭受的迫害

学大法 做好人

我今年六十九岁，黑龙江省伊春市翠峦区法轮功学员，是退休教员。一九九六年，我幸运的走入大法修炼，那年我四十四岁，从贫病交加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无病一身轻，道德提高，宽厚为人，全家受益，家人都获得了健康。我感恩大法、感恩师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好好修心重德，善待众生，看淡名利，听师尊的教导，一心做好人。这里仅举两例。

一九九七年，我所在的学校裁员，我们办公室的另一同事家境更困难，我主动下岗，把留下的名额让给了同事，也想给领导减轻点负担，因为争来争去的，领导也会有精神压力。那时我们工资很低，人们把铁饭碗看得很重。下岗就意味着失业，我也没去多想。

二零零零年，我家西邻说要买我家唯一的住房，让我们到别处买房住，他说他家的土房要塌了，新盖砖房盖不起，舍不得自家的大菜园子。其实，我们也舍不得自己的家园。为了可怜他们，我和丈夫商量，同意把房子卖给西邻，价格是他们定的。我们匆匆买了一户破旧的房子，修好后，搬家去住。邻居说，你们心肠太好了。

就这样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却被江泽民集团操控的中共邪党迫害了二十年。现在我将自己被迫害的事实写出来。

绑架 骚扰 监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集团开始邪恶至极的打压法轮功以来，当地政府部门把我当成了重点打压对象，收大法书，派人监视，窃听电话，到家骚扰、恐吓，时不时的逼写所谓的保证书。当时片警是个女的，姓李，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把我身份证和我家户口本也非法收走了。

当我们搬到另一街道居住时，

街道邪党支书刘继峰经常到我家骚扰，有时他自己来，有时和一女街长一起来，说上边让来监视我的，每天都得看看我在没在家。十多年后，刘继峰遭恶报猝死在大道上。这个街道的片警姓曹，遇到敏感日时到我家让我在一个表格上签名，证明他到我家来过。平时不怎么来我家。很多街坊邻居都被街道某些干部利用暗中监视我。

二零零一年元旦过后，我乘汽车到大庆火车站，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想去证实法，因没有身份证，女售票员悄悄的找来了警察，把我非法关押到车站警察室，第二天，下着鹅毛大雪，翠峦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姜延凌（音）和政保科长徐占学，带着我丈夫开车赶来，把我拉回翠峦，把我非法关押到公安局四楼的政保科四、五天。

那几天，最低温度降到零下四十度，屋里暖气片冰凉，我在椅子上坐了四、五个昼夜。徐占学负责非法审问我，他的搭档是一个年轻的、恍惚记得姓桑的男警察，他每天被指派看着我。我不出卖同修，那时不知零口供，出于面子心，还得回答点问题，十分苦恼。我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十五天。

当时区长是侯颖达，他在全区职工大会上还点我丈夫的名，说某某的老婆炼法轮功如何如何，并说上边有令，对炼法轮功的人怎么整治都行。几年前，侯颖达遭恶报，以贪腐罪被抓，现在还在监狱里。当时本地的政法委书记是刘勇，六一零头目是张祥国，管迫害法轮功的区委副书记是黄克明。我地有好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过。这些参与迫害的人是有罪责的。

二零零三年初，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劝善信，递到六一零头目张祥国手里，他把信上交到区邪党委那里。不几天，他们就把我带到当地公安分局，张祥国和姜延凌分别和我谈话，我向他们讲述了大法真

相，当时在场的还有孙喜权，他是刚从派出所调到公安局当六一零头目的。半夜才把我放回家。

事后听说那天区里的几个主要头头聚在一起商量怎样对待我，几个小时大家都一言不发，最后一把手侯颖达说先让我回家过年，元宵节以后，把我送伊春洗脑班去所谓的学习（即洗脑迫害）。也许是他这一错误决定导致了他日后遭恶报的下场，两、三年前，侯颖达因贪腐罪被抓入狱。

被非法关押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三年元宵节以后，我被当地六一零绑架到伊春洗脑班，还派去两个女街长当包夹，所谓的“陪读”，一个叫韩英，一个叫小李。她们也被关在这里，每天也跟着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对我很刻薄，恶言恶语对待我。洗脑班头目叫林晓明。在这里，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

他们逼我们所谓的“转化”，表现得挺伪善，想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叫刘宝森的老头每天给我们放邪恶的污蔑大法的录像，或让我们写心得或所谓的三书。几年前，听说刘宝森遭恶报，患肺癌痛苦的死了。

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大约两个多月。

电话监听、跟踪监视

零三年秋季，我们搬到山东邹城去住。后来发现电话被监听，出门有人跟踪，气氛挺恐怖的。小区特务很邪恶。唐姓的姐弟俩虎视眈眈的在小区里盯着每一个人，那姐姐开小卖店，好象见我一出门，就拨打电话给外面的特务。那是小区物业的头头，常常阴着脸站在小区的院子里，脸越来越黑。

希望所有被利用的对大法犯过罪的人立刻停止犯罪，了解真相，善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